

韓子卷之十六

難三

禁奸在法察奸在術凡八章皆借前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

此非子思之言

甚言獲蔽之
為害立論亦
正

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
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
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
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
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
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
乎。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
奔翟。惠公卽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

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竇之
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
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卽位。
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鈞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
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
鈞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
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
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
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孫月峰曰三節皆坎底之

折然亦有鋒

三段分應須看其波瀾

用賢人不遠遊早置太子管仲三言何害今駁之不無吹毛

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

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

此三難已在
晉仲射內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
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
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
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章法向法長
短參差因拙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
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
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
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
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

為工

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

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

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或曰辭難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

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

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

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

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而使之悅

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

言一於行惠
則功罪不明
先明後仁此
刑名刻核之
言不足道

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危，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

言君明則群臣各舉其賢以相進不必自選

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

有禁紂之侈
而又能為五
伯之冠言不
亦過當乎

言百姓盡力
利歸於上則
不待節財而
自富

以知下二字
結上三段

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
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
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
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
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
能節下而自節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
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
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
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侈倍

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
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
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
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
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
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
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
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

子產之智甚善而非之論又過之

孫月峰曰佳語

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

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沉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

摹寫智伯之驕狂韓魏之怖懼情狀如

與戰國策小同

此說亦善

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

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柰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嫌昭

夫有專職無侵官此亦世之事盛世不宜有故周人

不設諫官鍾

期雖職鼓琴

何可不言

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謏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

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張賓曰。法術之辯甚晰。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藉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

論亦正當申韓之學術。

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

言衛有不臣之臣。而君不知君之不明也。君之不明。君之失也。今撰子但言臣而不及君。

孫月峰曰。難至三。似覺少窮。乃出兩或曰。以見奇。公于文固多態。

此說不正。當且不顯白。

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

此言齊群臣
皆有陽虎之
心宜防群臣
不必誅陽虎

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

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功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亂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

此言宜首誅
陽虎以警動

群臣絕文子之言為是

前後二說當以誅陽虎之說為正

前說非後說是

伯兼弁。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為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為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為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為反。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

謂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弑。孫月峰曰。排事好便不寂寞。

即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

答難

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龜之美。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

君子應左氏

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

此轉謂高伯
之罪在昭公
未即位之先
今既即位矣
容之可也而
有怒色是以
見弑

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

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

三段各有一
意甚細密

答言靈公雖退不肖而進賢恐以所愛者為賢猶為湯已也

其轉謂真知其賢則不患

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矣。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王噲賢子之。非正上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

其煬已也

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